

《共和国风云实录》丛书

大扫黄



团结出版社

I 25
210

85646

• 共和国风云实录丛书 •



200099213

大 扫 黄

余 任 编

2765/50

团 结 出 版 社

新登记号(京)174号

责任编辑:何平

版式设计:毕燕

大扫黄

余任编

*

团结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皇城根南街84号)

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 850×1168/32 开 印张 12.5 字数 320 千字

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7—80061—710—6/I·120

定价:9.80元

目 录

共和国,正遭到“黄祸”侵袭

大曝光:色欲横流的“黄色市场” (1)

- “鸡”市场有秘密
- 一夜风流,东北客损失了十几万
- 初识“黄带”真面目
- 巧遇“黄”贩子
- 石狮繁荣“娼”盛

性病,疯狂的恶魔 (38)

- 1987年,有些地区千人里面有1—3个性病患者
- “没啥,传染了就医呗”
- 15岁的姑娘有6年的性史
- 小小幼儿园,5个小孩有淋病

● 性病基金会秘书长感慨万端

现场目击：广东卖淫嫖娼暗访记…………… (65)

● 公安部发出警报：百万卖淫嫖娼大军在行动

● 三步有“莺”，五步有“鸡”

● 不嫖难住好旅店

● 今日虎门，娼妓成群

● 淫场怪状曝光

便衣手记：上海滩查“黄”…………… (79)

● 上海卖淫奸宿案件，4年一翻番

● 妻子卖淫，丈夫看门收款

● 父母逼女为娼

● 陪酒女、卖淫女舞厅“码子”

● “打出去”与“冲进来”

星级宾馆拒娼来历记…………… (92)

● 唱艺与娼妓

- “鸡婆”与“五边人”
- 情妇与妓女
- “大哥大”、“小哥小”，高级妓女随身之物

黄色书刊出笼内幕 (99)

- 小姑娘对过去泣不成声
- “文化倒爷”产“黄”有秘方
- 海南、石狮、温州大行动

淫秽物品集散地石狮实录 (113)

- 石狮街头景观独特
- 色情投机商有“三头六臂”
- “老子腰缠万贯，要罚多少请便”

“皮条客”：黑道“红娘” (127)

- 皮条客拉皮条手段“日新月异”
- 老乡、朋友辗转介绍嫖娼门道

- “露水夫妻”需要牵线人

共和国“扫黄”风暴

“扫黄”风暴:1989 纪实 (131)

- 李瑞环下达“扫黄”令
- 教授儿子的兽行
- “古老职业”和“古老疾病”去而复来
- 性病病例年年翻番
- 1989 年“虎门销烟”成绩惊人

广东:1992 禁娼备忘录 (167)

- 暗访“黄泛区”有意外收获
- 海外嫖客急如星火赶往广州“红灯区”
- 全省大拉网与特区大扫除

深圳:“扫黄”大纪实 (181)

- 叶选平两次讲话,一个重点
- “白领丽人”、黄带子、“高级暗娼”

● 小店规则里面有“规则”

● 女大学生南下“打工”

● 荒唐夫妻如意梦

● 深圳,这回动了真格的

大上海扫“黄”战…………… (209)

● 名闻上海滩“黄”“黑”二道的淫徒

● 旧情复燃,有夫有妇之男女勾搭起祸

● 案中案,12名党员干部也“见者有份”

石狮:1989年零点行动…………… (228)

● 小镇2万人,千人从事色情行业

● 既卖录像带,又卖色相

● 没工作,没本钱,身体作资本

● 石狮是中国的“红灯区”?

● 月黑风高夜,扫黄打丑时

唐山：“黄源”寻踪追歼记 (249)

● 开着卡车送“黄”带

● 河里无鱼市上取

铁道部：全国铁路大扫黄侧记 (262)

● 铁道部向全路发出查黄加急电报

● 嗜黄者眼里看见的是色，贩黄者眼里看见的是钱

● 黄潮又起

当代妓女、嫖客大观

妓女的哀曲 (270)

● 半老徐娘，说起“娼史”感慨万端

● 夜总会的女招待，对“过去”谈笑风生

● 有钱女寂寞难耐，跌入泥潭

● 卖笑生涯，从13岁开始

● 老婆卖淫供养丈夫，四口之家和平相处

嫖客咏叹调 (313)

- 好奇者的深渊
- 贪恋女色的自杀者
- 63岁老人的丑闻
- 嫖客自供状

陷入黄色沼泽的公职人员…………… (344)

- 淫秽录像的痴迷者
- “公款嫖娼”有板有眼
- 乡里干部别有搞法

嫖客竟然是学者…………… (356)

- 人近暮年,夫妻情感疏离,学者有难言之隐
- 一次舞会,两个女人,学者口味翻新
- 学者内心独白发人深思

隐秘世界的探索

娼妓、嫖客的社会学研究…………… (365)

- “流行现象”原因之一：性观念畸型
- “流行现象”原因之二：性道德标准错乱
- “流行现象”原因之三：经济发展的倾斜
- “流行现象”原因之四：婚姻的缺陷
- “流行现象”原因之五：社会流动的频繁

广东娼妓知多少..... (373)

- 卖淫女子概观
- 娼妓人生观大同小异
- 卖淫女子，情有可原？

上海市嫖客调查..... (379)

- 上海嫖客地域分布广泛，文化程度较低
- 上海嫖客性知识贫乏
- 上海嫖客心态复杂，否认是违法行为
- 嫖客娼妓多暗中行动，亲友知之甚少
- 嫖客娼妓容易重犯

共和国，正遭到“黄祸”侵袭

大曝光：色欲横流的“黄色”市场

理 想

1988年底，北京引起大轰动：中国美术馆每天排队数千人，票价高于平时近十倍，大家争看裸体油画大展。上海市民反应平静。广州举办人体油画展，市民无甚兴趣。难道是北京人太那个……原来南方人看“活动”的已经司空见惯了。在社会的变迁中，一个贩卖黄色书刊、录像带的地下市场，与卖淫嫖娼的人肉“市场”结合在一起。

曾几何时，“黄潮”曾经猖狂地席卷神州大地。当正直的人们睁开双眼，它们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。

——题记

马科长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这么快就遭到报应。

从广州出差回来一个星期了，他一直感觉身体有些异样。开始，是小便时阴部灼痛，后来胸部、背部两侧对称地出现了一片片

红色斑疹。用手指一抓挠，溃烂处直流黄色的脓水，一股腐臭难闻的气味扑鼻而来。

起初，他并未十分在意，只当是水土不服或皮肤病什么的，便自己胡乱找些消炎药水、药膏涂抹在患处，却并不见效，似乎病情更厉害了。

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他害怕了！

他终于来到医院。

在皮肤科门诊室，值班的是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的女大夫。听过主诉，又看看病人的患处，她皱起了眉头。

她还算认真，没有随便开点药打发病人。

“你等等！”她转身出了诊室。

工夫不大，一位上了年岁的男大夫走了进来，女大夫紧随其后。

马科长有些惶惑。

老大夫轻轻撩开他的衣服一看，不觉“呀”了一声，显然有点吃惊。

梅毒！

这是在中国绝迹了 30 多年的梅毒啊！

“什么？性病？我得了性病？”

马科长失声惊叫起来。

看到老大夫那严峻的眼神，一股凉气倏地顺他后脊背直往上冒，顿时额头上冷汗津津。

“最近，你有过什么不正常的性接触吧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他一时语塞，一脸尴尬状。稍顷，他无言地垂下头，默认了。

也许，就是那个在广州相识的沈阳口音的妖冶女子？怪不得，才 20 出头的年纪，干那种事就那样老练！肯定和不少野男人有过床第之欢……

他越想越后怕。

蓦地，他抬起头来，双眼直愣愣的，一把攥住老大夫的双手，使劲摇晃着，象是抓到一棵救命草。他苦苦地哀求：

“大夫，大夫，您能给我治好吧？我求求您！花多少钱我都乐意，只要您能帮帮我……”

“还有，千万要替我保密啊，要不我的一切就都完了！公司正准备提我当副处长呢，会开除我的；我老婆也会跟我离婚的，我的小孩刚 5 岁啊……”

“治治看吧。”

老大夫缓缓地抽出手，安慰似的轻轻拍拍他的肩膀，苦笑地摇摇头。

他告诉女大夫：“给他开 500 万青霉素，肌肉注射。”

双脚刚刚跨出门槛，他又折转回来，把女大夫叫到诊室门口，轻声叮嘱她，找个借口给他妻子也检查检查，看看有没有被传染上……

这，是 6 年前，发生在某市医院的一幕。

其时，卫生部接到报告，全国已发现性病患者 1000 例。

一个客观存在着却要对外保密的事实。

1964 年，中国已向全世界庄严宣告：随着卖淫现象的绝迹，性病在中国大地上已经消失。

此后的 20 多年中，性病在中国，是个尚未打开的“黑匣子”。对它，年轻人不知何物，老年人讳莫如深。

它是肮脏的、见不得天日的。

它源于夫妇正常的性关系之外不洁的性接触。由此，人们可能会联想到卖淫、嫖娼、群交、同性恋……

它属于遥远的过去……

1986 年，一声警号震惊国人——

卖淫！嫖娼！性病！在中国死灰复燃！正以迅疾之势，由沿海向内地、由城市向农村蔓延。

同年，全国查获卖淫、嫖娼案件 12600 余起，发现性病患者 3 万。

同年，国务院发出撤销性病保密的通知。

艾滋病突入中国——1985 年 6 月 6 日，美国旅游者、艾滋病患者梅西纳死于北京。

1988 年底，我国的性病患者已“拥有”25 万之众。

何等触目惊心！

朗朗晴空，共和国的旗帜下，黄色的幽灵，挟着黑色的梅毒螺旋体和淋病双球菌，尖啸着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空肆虐盘旋。

黄土地在哭泣！

它无力负载起这深重的罪孽，颤抖着弓曲着躯体……

让这支沉重的笔，撩开层层帷幕，指向这令人瞠目心悸的——

一、色欲横流的卖淫市场

1、“鸡”市场探秘

请注意：这里所说的“鸡”，与会打鸣、下蛋的家禽无关。在嫖客的暗语里，它另有一层特殊的含义，鸡即妓，谐音，指人。

“今晚要不要我带你到西濠二马路转转，开开眼。那儿，可是广州有名的‘鸡’市场。”

我刚到羊城，一位在当地公安部门供职的朋友便热情相邀。

“太好啦！”我此行目的就是调查采访社会问题的，正想搜集这方面的素材，此言正中下怀。

当天傍晚，两人在路边的小吃排档略用点便餐，就急不可待地融入了茫茫的夜幕之中……

我们要撕破这黑幕。

这里果然热闹！

仅仅几十米长的西濠二马路人头攒动，拥挤不堪。虎视眈眈、

眼珠滴溜儿转的男人们，浓妆艳抹、装束入时的女人们，此刻全都聚集在这儿，或徘徊，或等待，或搭讪，一个个左顾右盼，一副心急火燎的焦渴状。

他们象在等什么人，却并没人看看手表。

等的是“猎物”。

一股浓郁的香水味钻入鼻孔。一个姑娘擦肩而过。

刘波不觉多盯了她几眼。

她衣着入时，娉娉婷婷地向广州电影院方向踱去。

不一会，她去而复返，四周张望一下，漫无目的地继续在附近徘徊。

“你快看！”同去的朋友捅我一下。

果然，一个在路边站了许久、悠闲地吸烟的男人，突然扔掉只吸了半截的香烟，果断地趋前搭讪。

他瞄她半天了。

对话声飘过来，那男人操山西口音。

“小姐，请你喝杯咖啡好吗？”

“你出多少？”那女人上下打量着他，一副待价而沽的姿态。

“你给个价好啦。”

“150。”

“太高啦！100行不行？外加吃饭？”

“好吧。”那女人说话挺干脆。

男人手一扬，一辆带着“空车”标志的“的士”疾驶而来，在路边戛然停住。那男人搂着女人钻了进去……

“这个时间谈妥的，一般女的都让嫖客管一顿饭，然后再找地方鬼混。”穿便衣的朋友压低声音介绍。

他说，被他们抓获的嫖客中，成分相当复杂，有个体户、包工头、记者、编辑、医生、教师、工程师、企业经理、县级领导干部，还有来自港澳地区的富商……

而那些暗娼呢，70%来自外省。她们大都按籍贯结成团伙，诸

如四川帮、杭州帮、上海帮、湖南帮、湖北帮、河南帮、沈阳帮什么的，五花八门。这些人，少则三五个，多则六七个，分别由一两个男人控制着，或者是她们的父亲、哥哥，或者是丈夫，既当她们的头目，也做她们的皮条客，帮着一起揽主顾。但成交之后，通常都要从中提取一定比例的介绍费。因此嫖客们都愿意与“鸡”直接接触，这样出价可以偏低一点，省去一层盘剥……

正说着，两个女人踱将过来。看来，我们被当成嫖客了。

我俩迅速交换一下眼色，赶忙煞住话头，摆出一副百无聊赖的劲头。

走在前头的女人看上去有 30 岁的样子，相貌还算过得去。她先使个眼色，膘我们一眼，然后嗲声嗲气地开了腔：

“先生，做生意啦。要不要我们陪陪你们？”

“什么价”朋友问。

“她 50，我 60。”她一指另一位 40 岁模样的伙伴说。

“不要。”

“哟，很便宜的呀！”

“你走开！”口气有些不耐烦了。

“真不识相。”她们的悻悻地走开了。

这时，手表上的时针已指向晚上 9 点半。

现在，只剩下零零星星年岁大或相貌粗俗的女人没有找到主顾，象幽魂似的，仍在附近荡来荡去。

据说，这个市场得到午夜以后才散。

2、“的士”司机的外快

广州的出租汽车堪称全国第一，很多人如是说。

事实的确如此。去过广州的人无不称道那里的出租汽车的发达和良好的服务。大街小巷随时随处都可见带着“TAXI”顶灯的“的士”穿梭疾驶。招手就停，不论远近，概不拒客。即使是凌晨两、三点钟，那闪亮的顶灯照样流星般地在夜幕中划过。